



士兵突击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电视剧
三十年
优秀剧作丛书



士兵突击

编剧 / 兰晓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士兵突击/兰晓龙编剧.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ISBN 978-7-02-008150-9

I. ①士… II. ①兰…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9761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王玉川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21 千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42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150-9

定 价 5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自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于1980年拍摄并播出至今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产业已培育了巨大的市场,观众达七八亿人,居世界第一;电视剧制作成为热门行业。据中国广电总局公布的数字,获得拍摄许可的电视剧集,近些年来均达到年一万四千集,投入资金五十亿左右。基于我国电视剧制作产业的繁荣发展,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一、本丛书立足于这三十余年间产生的众多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作品,以剧作的文学性、文本的可读性为主要标准,兼顾艺术制作、演员表演、观众收视率及各种题材类型(历史题材、战争题材、都市题材等),精心遴选了十部电视连续剧剧本,以此作为近三十年中国电视连续剧繁荣发展的一道微缩景观。这将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今后拟继续收入特色鲜明、价值卓著的新作。

二、无论是否认同“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这样的说法,剧本作为影视作品基础和灵魂的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从它的题材类型、结构模式、人物设置到一个经典镜头的处理,都对行业具有借鉴意义和实际可操作性。本丛书的推出将有助于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进一步细致品味与分析构成一部优秀剧作的诸多细节。

三、本丛书既为电视剧制作行业进行了一次极为粗线条的整理和总结;也可为忠实的电视剧观众提供收藏和深度阅读所用;更期望丛书的出版能对为数不少的职业编剧和将要进入编剧行业的青年人从剧本创作的题材、主题、人物及情节诸方面提供一个学习的参考范本。

十部剧作相对于三十余年间的数千部电视剧作品真的是沧海一粟,而艺术标准的见仁见智亦难避免。恳请广大电视专业工作者及读者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第一集

1. [炼钢厂—密室 内/暮]

炮弹撼动着头顶上的大地，四个武装士兵蹲踞在这里。

他们用来照明的一点微光也在爆炸中撼动，人影随光影起舞，灰石随爆炸下落。

四个人中的吴哲拿起水袋微啜了一口，他自己很紧张，却试图排斥那几个人的紧张。

吴哲：长时间潜伏，水得省着喝。

话音刚落，一发近弹把这密室里的某根水管给震裂了，水喷射而出，吴哲还没放下水袋就和许三多、成才几个一道成了落汤鸡。

他们的队长袁朗没被水喷着，淡淡瞧吴哲一眼，眼神里可透着揶揄。

吴哲坐在水坑里，放下水袋。

吴哲：我们现在不缺水了。

2. [炼钢厂 外/暮]

重炮火力精准地再一次落在废墟上，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战车的履带已经碾过铁轨和瓦砾，远程火力已经让它们前进的道路没什么障碍。

一发火箭弹拖着长长的烟迹飞来，爆炸，断裂的履带从车体后拖出。

制高点上的齐桓扔下刚用毕的火箭发射器，他的攻击招来了轻重火器的集射，身边的队友 C2、C3 在狙击从战车上跳下的敌军，更多的敌军从围墙外的缺口蜂拥而来，几支轻火器在这样的阵势下已经显得寒碜了。

齐桓：撤退！我断后！

楼梯已经被自下而上的火力截断，但攀援的索道事先已架好，C2 拍打一下齐桓的头盔，掩护 C3 开始撤离。

齐桓掏出了一个小型引爆装置，看了废墟一眼，那里是地下四个人的出口，他摁下按钮。

一次精心计算过的爆炸，密室的出口那里彻底成为一片瓦砾。

齐桓开始撤退，但他被追射的火力击倒。

3. [炼钢厂 外/暮]

敌军的军靴纷沓着踏过那堆瓦砾。

敌军的战车在其上辗转轰鸣。

4. [炼钢厂 外/入夜]

被炸开的围墙缺口，一辆八一标识的战车曾在那里进行最后的狙击，现在它已经歪在一边，烟与火在它旁边燃烧，它歪斜的炮口仍指着围墙外的某个方向，那边是被它击毁的敌军最后一辆战车。

无风，制高点上方的一杆红旗无力地耷拉着。远处是倒伏在地上的齐桓。

许三多：(画外)战争在一个阴晦的早晨忽然来临了，我方第一防线在傍晚被撕开。鲜血和生命换来时间，敌军紧接着便撞上了各主力军集结构筑的第二防线。碾轧，撕咬，试探，攻击，就像洪水撞上了堤坝。伤亡惨重，高烈度战争吞噬着双方的人力和资源，胶着，精疲力竭，复杂的战争忽然变得简单，谁能先行发动第二波有效攻势就是胜者。

5. [炼钢厂一密室 内/夜]

那四个人仍蹲踞着，姿势未曾变过，而他们藏身的地方已经变成了泥坑。

头顶上已经安静下来，战事已经推进到离他们很远的地方，这里成了后方。

许三多：(画外)Silent，代号沉默。自战争伊始就保持绝对沉默，在敌军攻击的战略要点潜伏，然后出现在敌军后方。唯一目标，摧毁敌军指挥中枢，彻底遏制他的第二波攻势。

袁朗在用听地器搜索地面的动静，他终于向吴哲做了个手势。

吴哲开始发报。

6. [炼钢厂 外/黎明]

薄雾之下的废墟，袁朗正在帮吴哲拿出装备，除了跳频电台外，一具大功率的激光指示器占了相当的体积，那是为了给远程精确打击提供定位的。

许三多和成才已经开始在警戒，他们的动作像猫一样轻捷。

他们现在已经出现在敌军阵地的后方，因为在远程打击范围，地表几乎看不见什么大规模的部队集结，远处仍传来沉闷的炮击声。



瞄准镜里搜索着昨天易手的厂区，敌军的战车、方舱、帐篷都伪装得与厂区浑然一体，若不是在这样的近距离上根本看不出蛛丝马迹。

成才的狙击瞄准镜套准了一处永备工事的出入口就不再动了，十字的中心一直随着工事里出入的人移动。

吴哲已经开始用仪器搜索电波，袁朗用高倍率望远镜观测全景。

许三多看看他们继续警戒，他这个最普通的小步兵在这时无事可做。

吴哲：反应强烈。还有，那具通讯天线虽然伪装过，可是战役级的大家伙。

袁朗：成才？

成才：五分钟内四人进出工事。三军官，一士兵。

袁朗：你凭什么断定官兵？

成才：步态。军官站队列少，士兵一个人走路都像在队列中一样。

袁朗没说话。

吴哲：那就吻合了。3385 位置，看型号目标应该在天线下方十五米，半径二十五米范围内。

袁朗：核实。

吴哲有些愕然。

袁朗：两小时。

吴哲：太危险。

袁朗：所以只两小时，否则该一个昼夜。

那几个开始执行，这意味着包括袁朗在内，每个人都要在各自的观察位置上，也就是敌军的眼皮下纹丝不动耗上两个小时。

普通一兵的许三多仍然没事干，也就是说他警戒，他从隐蔽点观望着那庞大的厂区。

固然是一个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可许三多的神情多少有些茫然。

许三多：（画外）队长叫袁朗，这世界上帮我最多的人。带一堆仪器的家伙是吴哲，如果不是这时候他一定开很多玩笑。我叫许三多，我是农村兵，成才是我的老朋友，唯一还在身边的老朋友。别的老朋友……不抱幻想地说，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已经牺牲了。

晨雾渐渐地淡去。

袁朗终于放下了望远镜,看了看表,吴哲前车之鉴地又看了一会儿,成才贴在瞄准镜上的眼睛则根本没下来过。

袁朗:情况?

吴哲:还是 3385。

成才:无误。

袁朗:传送。

吴哲开始利索地操作通讯设备和他的臂携电脑。

吴哲:S1 呼叫拳头,拳头,来个拇指。现在传送位置。(他开始传送数据,边对袁朗)干扰源太多,必须手动引导。

袁朗:许三多。

许三多明白要他干什么:将那具激光指示仪组装上架。他开始组装,袁朗调校。

袁朗:引导时容易暴露。保护操作手。

成才把一直用于观察的狙击步枪改成待击状态,许三多装填了一发榴弹,袁朗支开了机枪的枪架。

吴哲仍在传输数据,似乎这一切与他无干,实则他就是众人要保护的操作手。

8. [空中 外/日]

云层里一架超音速战斗轰炸机呼啸而来的声音,它仅仅在云层外露了几秒钟,而后机首上仰又没入了云层,一个小迎角投弹。

一个流线型的抛射体顺着飞行惯性仍在推进,它滑进了一段距离,制导头开始检索,然后弹翼弹开,它现在已经确认了方向,开始靠自身的一级动力推进。

苍茫的大地从弹头下一掠而过。

9. [炼钢厂 外/日]

吴哲早已经用激光指示仪精确到厘米地对准了目标,可为避免提前暴露,他不敢开机。

袁朗:距离二十五公里,2.7 个马赫。

吴哲的手凑上了开关,那手有点发抖。

袁朗伸着手做了个否决的动作。

袁朗:十七公里。



吴哲：进入引导范围了！

袁朗仍没有动作，吴哲擦擦汗，紧张地看着袁朗伸着的那只手不疾不缓地依次把五个指头全部曲下，那种节奏让吴哲快要窒息。

袁朗：开！

吴哲开机，肉眼不可见的指示光束照射在他校定的目标上。但他们是在一个光电仪器成了林的地方，这样干实在跟明火执仗差不多，一具光电侦测仪立刻向他们方向转了过来，一队武装的小小人影从隐蔽的地下出口里现身，向这边冲来，敌军的反应速度也实在快得惊人。

三支枪口向冲过来的敌军瞄准，吴哲仍保持着光束定位，看来把他头剁了他也会让引导束一直保持在那个方向。

一发子弹贴着他的头顶划过。

砰的枪声一响，远处那个卧射的敌军扔枪翻倒，那是成才的还击。

那边的机枪开始轰鸣，袁朗和许三多仍不开枪，只有成才仗着狙击步枪的远程和精确做弹无虚发的还击。

枪声忽然稀疏下来，因为所有人都听到一个不祥的声音，一个冲在前沿的士兵回望，被成才毫不客气地一枪撂倒，那是这场戏的最后一枪。

空中高速弹体撕裂空气的声音笼罩了这片伪装良好的指挥阵地。

10. [空中 外/日]

那发钻地弹已经以近千米的秒速飞临了目标上空。

发现引导束，锁定，一级推进器脱离，二级推进器加速，尖锥形的弹头在瞬间又加速了一倍，以至周围的景观都成了模糊的影像，它呈一个垂直角照着目标点扎了下去。

击中，厂房一掠而过，水泥地面瞬间便被穿透，像是纸糊的。影像忽然一片漆黑，它钻入了地底，但仍在继续，它必须达到事先标定的十五米定深。

11. [炼钢厂 外/日]

死寂，近处的人看着地上新开出的一个洞，并不大，还不到一米直径的一个黑黝黝洞口，深不见底，硬点攻击并不会造成太大的进口。

静候的几秒钟格外漫长，连成才也停止了射击而屏息静气地等待着一个结果，毕竟他们花了那么多精力才发出这一弹。

攻击他们的守军也在回望,当沉寂的时间已经远超过常规弹的引爆时间时,侥幸心理就暗示他们这是一发臭弹,攻击他们的人从地上爬起来回归攻击位置,几个人走向那处洞孔试图往里打量。

然后猛然的沉闷爆炸,大块的钢筋水泥从那个孔洞里喷溅出来,大地被摇撼,厂房上还残存的玻璃成了碎裂的晶体哗然掉落,然后钢筋水泥的碎块下雨般砸落在整个厂区范围内。

这只是被波及的地表,真正爆心的地下发生了什么没人看见。

吴哲在震动中扶住快要塌掉的激光指示仪,同时开始检索信号。那三个人稳稳地盯着爆炸中奔跑闪避和摔倒的敌军,监视着那一片混乱。

吴哲终于从自己的光电世界里还神,语气激动得有些失常。

吴哲:信号源中断!

袁朗:(一跃而起)撤退!

敌军的反应不比他们慢多少,枪声又开始响起,几发近弹铲下了断墙上的砖屑,这是那类被砍掉了脑袋仍有战斗力的精锐。

袁朗:许三多,掩护!

许三多:是!

正在收拾装备的吴哲愕然了一下,但许三多开始还击。

成才纹丝未动,他仍在搜索着威胁最大的目标然后将其击倒。

袁朗:成才!

成才:我掩护!

袁朗:你还有用!记得战前你跟我说过什么!

成才终于从卧姿改成了跪姿,他在跪姿中击中一名敌军,看了一眼许三多,许三多聚精会神在打点射,往下的场合多少子弹也不够用,他得省子弹。

成才:许三多,我等着你。

许三多:(从刚完成的一次射击中转过头来)啊?

成才在枪声中跟他比了一个手语,然后追随在袁朗和吴哲身后,前两人已经撤出隐蔽阵地。

许三多微笑,他明白那手语的意思,然后他开始独自一人对付无穷无尽的敌军,视野中的整个厂区都是在隐蔽推进的敌军,那根本不是一个人能应付得来的兵力,自然,四个人也应付不来。

开枪,弹壳从抛壳窗里迸射,他很快射光了一个弹匣,在空弹匣还未落地时已



经装上了一个新弹匣。

然后往舍弃的仪器里放了一块炸药，他开始转移，被封在这里死磕只有死路一条。

他是转移而不是逃跑，尽力把追击者引离队友撤离的方向。

一辆装甲车在厂区里驶动，许三多在厂区里跃进，装甲车上的大口径机枪将他身边的砖石打得粉碎。

敌军迅速漫向他们方才的隐蔽阵地，爆炸，S1 小组什么也没给敌军留下来。

12. [炼钢厂 外/日]

许三多已经逃进这处废弃工厂的无人区，他竭力奔向狭窄之处，以避开那辆穷追不舍的战车。

战车终于被卡在某处前进不得，许三多的身影在车间里一闪而没。

车上的敌军下车追击，从那个默契的包抄队形来看，那也是一批极其老练的军人。

13. [厂房 内/日]

巨大到空旷的车间，许三多在车间上空的传输栈桥间隐蔽着攀爬，身下和身后，敌军同样在隐蔽和搜索，沉默而有序。

几个敌军从大门处包抄进来，几个敌军攀上了直梯，就要上到传输轨道，他已经进退无路了。

许三多决定由连接各车间的栈桥转移往相邻的车间，他快速前进了一小段，怔住，这段栈桥中断了，一段废弃的栈桥，中间间隔了一个人力很难逾越的距离。

人声和人影越来越近，看来要被活捉了。

许三多站起来，连解下身上负荷的工夫都没有，他持枪在手，全力纵跳。

跟找好的落点只差了一线之隔，他下落，消失在这处断裂的轨道之间。

我们看不见许三多了，从栈桥往地面下望是一个让人目眩的高度。

14. [山野 外/日]

袁朗三个人仍在奔跑，炼钢厂已经成了身后的远景。

袁朗：停！

他们持枪警戒着身后，许三多的努力起了作用，并没人追上来。

袁朗：核实。

吴哲检索着仪器。

吴哲：目标毁灭。我军炮火四分钟后将覆盖敌表面阵地。

他操作仪器的手指忽然停顿了一下，露出愕然的神色。

吴哲：……不。

他用一种发狂的速度操作着仪器，看起来有些失措。

15. [炼钢厂 外/日]

一个敌军出现在栈桥从车间里延伸的出口，他往外看了看，空无一人。

他还试图往前搜索的时候，警报凄厉地响起，搜索的敌军收队回师，他成了最后一个。

镜头从栈桥下移，许三多挂在那里，他两手各握着步枪的一端，步枪的背带挂在断桥一端延伸出来的铁条上，那是他没直接摔下去的唯一原因。

摇摇欲坠的平衡。而且那根铁条已经被徒增的重量压得一点点下弯，枪背带也在一点点下滑，当它滑到尽头时也就是许三多摔下去的时候。

许三多一筹莫展地看着。

许三多：（画外）我又干傻事了，最好别被战友们看见，他们会笑掉大牙。

又下滑了一小段，许三多在下滑中拼力保持住平衡。

他看着一米多开外的断桥支架，他也许能用腿够上它，一旦够上它他就可以找到一个新支点，把自己解脱出这个窘境。

许三多：（画外）但是总得试试。

他试图用脚去够它，那看起来有点像耍杂技，但他几乎做到了。

影视中主人公常见的幸运并没发生在我们的人物身上，在脚刚触到支架时，枪背带也彻底脱离了它的挂点。

许三多平伸着躯体下落，两只手紧紧抓着他的步枪。

结结实实的落地，背部着地，钢盔和背包起了一定的缓冲，但那样的冲击远超出人体极限，许三多在冲击中瞳孔放大，他仍呈摔落时的姿势，也仍抓着他的枪，但眼神立刻就黯淡下来。

许三多：（画外）我又干傻事了。

这是他在晕眩前的最后一个想法。



16. [山野 外/日]

袁朗和成才蹲踞着警戒，两者目光交会，成才的眼神冷漠甚至带着点仇恨，袁朗知道那是因为什么，但他的目光移向吴哲。

吴哲已经得出一个结果，他颓然坐在地上。

袁朗：情况？

吴哲：敌军……敌军指挥能力仍然存在。

袁朗：说清楚。

吴哲：他们的备用系统开始启动……总部通报，是在G4军港——妈的！他们的备用系统在某艘军舰上！

袁朗：（淡淡地）真行。

他在想。成才忧伤地看着地面，吴哲绝望地看着天空，像个瞎眼的先知。

吴哲：敌军将先于我方发起二次攻击。

17. [炼钢厂 外/日]

水流在水稻田垣间喷涌，泥鳅在一个农民设下的筐箩牢笼里欢快地跳动，那是许三多的幻觉。

一个重伤的士兵躺在工厂间的废垣间动弹不得，身周是二次集群轰炸的炮弹呼啸，世界被撕裂，这是现实。

那双没有焦点的眼睛在震动与撕裂中无动于衷，他望着一根被炸裂的水管，水管里喷涌出的水花在身下聚成了一个小小的水塘。

在他的心里有人在嚷嚷，来自对他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式的伍六一。

伍六一：（画外）全连都等着你呢！班长又挨训了，都是因为你不争气！

许三多：（画外）我没有……我努力。我只是累了，休息一下。

挣扎，在水坑里竭力想抬起自己的半个身体，然后又摔在里边。

他倒下，一双农民的赤脚从稻田的水流里提起，跑开。

再挣起，再倒下，身下的水花溅起，那双农民的赤脚也在溅起水花。

许百顺：（画外）我又有儿子啦！三个！三个都是儿子！

许三多再次倒下，这回用尽了全部剩余的力气，他半个涣散的脸孔埋在水坑里。

许三多：（画外）爸爸，大哥，二哥，你们好好活。

那双农民的赤脚从水洼里跑开。

18. [中国农村 外/日]

水花四溅中许三多的父亲许百顺跑开,现在我们只能看见他的背影。身后是郁郁葱葱的南方水稻田,身前是郁郁葱葱山林掩映下的山村。水沟里许百顺刚用竹篱拦住了一笼泥鳅,泥鳅和鱼在水花里蹦跳。田边的大喇叭正在嚷嚷。

喇叭:许百顺,许百顺,还不回来?你日的闺女要生啦!

许百顺:(对着喇叭嚷嚷)是日的儿子!

许百顺跑开。



第二集

1. [下榕树,村里的街道 外/日]

一个人,一双泥腿子急匆匆从街面上划过,此人乃许三多他爹,名叫许百顺。许百顺跑动的时候很像老鸭划水。

许三多:(画外)那年我出生,爸爸扔了水稻田里的活往家赶,刚捞的一塘泥鳅让人摸了个精光,以后一到我的生日,爸爸就说:可惜了那塘泥鳅。

村长抱着一岁的成才在村中空地上,那样子很招摇,有种天赋的自信。

村长:百顺,回家生儿子呢?

许百顺:谁知道是骡子是马?又不是我生,老母鸡天天抱窝,女人家就得生儿子,我不急!

村长:我儿子名起好了,叫个成才,以后准定成才。

许百顺:(心不在焉地哼哈着)好,好。

村长:我儿子七斤四两呢!

回头时许百顺已一划一划地走远了。

村长:不是说不急吗?

许百顺:(影都快没了)不急!小娘养的急!

于是小娘养的许百顺跑没了。

2. [许百顺家院子 外/日]

这是小村子,一家喜事就是大家喜事,死头牛马便是全村人的重大议题。

大家伙儿齐拥在许百顺家门口,直教个水泄不进,屋里终于传出一声婴儿哭声,人群便齐齐轰出个“好”字。

许百顺后来者居上,连钻带拱地往里冲锋,肘扒脚踹,一名绰号老地主的老头吃了痛,恨恨回头。

老地主:后生仔,少看路边的是非,心思要用在田里。

许百顺:对对……(忽然明白过来)是我生儿子呢!——你啥成分?你逃亡富农来教育我贫下中农?

老地主:(立刻恭顺下来)是,是……(也忽然明白过来)你叨叨啥呢?“四人

帮”都打倒啦！你以为你准就生儿子呢？！

这事上许百顺不大自信，横瞪一眼便进了屋门，没一会儿屋里传来一声变调的欢呼。

许百顺：是个儿子！

再出现时许百顺变得趾高而气扬，他没忘了尽可能蔑视地看看老地主。

许百顺：又是个儿子！名字想好啦！叫个许三多！——我许百顺生了三个！三个都是儿子！——这么多儿子！（不知咋欢呼好了）毛主席万岁！！

大家稀稀落落加条件反射地跟着嚷两句，许百顺正得意，后头一阵大乱，一乐和二和抱着个大放哀声的包袱出来献宝，被许百顺连踢带踹轰了回去。

3. [村中空地 外/日]

现在村中央空地上有两个成年男人，一个是村长，一个是许百顺，各人手里还抱着一个小男人，许百顺身边又站着一乐和二和两个小男人。

那表情属于男人间的抗争，写足了谁也不服谁。

许三多：（画外）爸叫许百顺，那意思是百事都顺，可爸三十多的时候发现他百事不顺，从此后爸凡事都跟人一争高下，争得自己更加是万事不顺。

这种对抗对十来岁的一乐和六岁的二和无疑有些枯燥，两人交换着眼色想去开辟个活跃些的战场。

一乐的耳朵被许百顺揪住，二和屁股上也着了一脚。

许百顺：待这儿。

于是就待这儿，许家的四号男丁终于对成家的两号男丁取得了数量上的优胜。村长和他注定成才的儿子开始作战略转移。

许百顺脸上的惬意只能称之为胜利。

4. [下榕树乡 外/日]

村口的喇叭正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进行自卫反击战的社论。许百顺拖着他的三个小子走过，我们不妨把这四人行称之为展览。

目标是村长家，本村最堂皇的一栋建筑。

5. [村长家 外/日]

村长坐门口，吧嗒着烟锅子。小成才在摇篮里，有人照顾着。



许百顺站门口，左牵一乐，右挈二和，背驮三多，尘土飞扬，坐没得坐水没得喝，较量的时段已经过去，现在许百顺对村长恰似求地主的长工。

许百顺：村长，给句实话，这战打多久？能不能打出个八年十年来？

村长：（有些官威）干吗要八年十年？

许百顺：一乐十三岁，还几年够兵龄，我想他参军。

村长：打完咧，小半个月就打完咧！

许百顺的脸上写足了震惊和失望，那几乎不是一个中国国民该有的表情。

许百顺：咋打的？

村长：那就知道了。我跟你说啊，以后呢，该种地的种地，搞生产的就搞生产，咱们就搞建设了。再过些年就二〇〇〇年啦，二〇〇〇年就啥都实现啦！

许百顺：（仍执着着）我就不信，我家里三个总得有一个能当上兵。

他心不甘情不愿，拖家带口地回去。

许三多：（画外）此时的中国有很多地方等着男子汉们去流血流汗。

6. [许百顺家 内/日]

一九八四年。

对老许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年份，母亲的遗照摆在桌上，墙上褪色的毛主席像和桌前的香烛配得有点不伦不类。

许家哥儿仨一条线站在桌前，过于严肃，除了一乐之外那两位并不懂得亲人逝世的悲伤。

许百顺坐在桌前，一个强压着哀恸的中年男人，他离垮掉也就差一步了。

但是许家哥儿仨的注意力全在许百顺从口袋里掏出的钱上，一张一块上又加上一块，稍犹豫一会儿，又是一块。

连一乐的悲伤都快被这笔巨款惊没了。

许百顺：你们的妈去得早。她说，咱儿子要当兵，那个有出息。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把那笔巨款交给了一乐。

许百顺：一乐去当兵，去了县城，先吃点好的，查身体别刷下来。这俩崽子带着，给他们先长长见识。

一乐兴奋得几要提前来个军礼，许百顺一声叹息肝肠寸断，叫他的军礼只敬出一半。

许百顺：要长出息啊！